

第八卷

家

FAMILY STUDIES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 国 家 庭 研 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 编

中国家庭研究

第八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家庭研究. 第八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5520 - 0344 - 4

I . ①中… II . ①上… III . ①家庭问题—中国—文集
IV . ①D66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4852 号

中国家庭研究(第八卷)

编 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沈 洁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7.5

插 页：2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0344 - 4/D · 254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 国 家庭 研究

• 学科建设 •

- 3 从实际出发,加强家庭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杨善华
7 家庭研究的主义与问题 吴小英
15 家庭研究的“体”“用”之辩 唐 灿
19 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现状与解决方案浅析 郑丹丹

• 婚姻家庭观 •

- 27 浪漫主义的态度:一项对美国、印度、土耳其青年的跨文化研究
..... N. P. 梅朵拉 J. H. 拉森 N. 豪特阿苏 P. 戴夫
42 年轻世代之婚育与同居态度: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的比较
..... 戴秉珊 林如萍
57 欧洲自愿不育态度的研究
——文化和制度的解释 E. 梅尔兹 A. 莱福博尔

• 爱和性 •

- 71 浪漫爱的量化测量:一项元分析 J. M. 格雷厄姆
87 关于爱情与择偶态度量表的发展
..... N. P. 科布 J. H. 拉尔森 W. L. 沃森
101 伴侣可得性与中国女性的性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的数据 K. 特伦特 S. J. 南
113 伴侣交往时发生性行为的早晚及之后的关系质量
研究 S. 塞斯勒 F. R. 阿多 D. T. 李克特

• 代际关系 •

- 129 华人孝道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叶光辉(Kuang-Hui Yeh)
- 153 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结构：一项潜在类别分析法 M. 郭 I. 齐 M. 西尔弗斯坦
- 166 父母和子女同住：按谁的需求、搬进了谁家？ A. 斯密茨 R. I. 冯加仑 C. H. 穆德
- 176 老年父母帮成年子女带孩子会得到报偿吗？ T. 吉尔斯 A. R. 普尔特曼 T. G. 范提尔贝格
- 188 21世纪代际流动研究的新视角：母亲的作用 E. 贝勒
- 203 美国正在经历“母系偏重”？
——性别、家庭结构和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援助 S. 克拉克 C. 肯尼

• 社会性别分析 •

- 221 对 18 个经合组织国家 1975~1999 年女性就业的制度和人口
学解释 R. 纽恩惠斯 A. 尼德 H. 范德科尔克
- 233 谁承担更多的家务：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
——基于 33 个国家的比较研究 J. P. 海西希

• 资料推介 •

- 253 美国《婚姻与家庭杂志》最新目录
- 265 新作索引

Contents

·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

Strengthen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n Sociology of Family Realistically	Yang, Sh.	3
Doctrine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in Family Studies	Wu, X.	7
Being Objective or Instrumentalism? Debates on the Nature of Family Studies	Tang, C.	15
Analysis on the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Family	Zheng, D.	19

· Views on Marriage and Family ·

Perceived Attitudes towards Romanticism: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American, Asian-Indian, and Turkish Young Adults	Medora, N. P. Larson, J. H. Hortačsu, N. Dave, P.	27
The Attitude of Young Generation on Marriage, Birth and Cohabitation: Comparisons between Chinese Taiwan and Japan	Dai, B. Lin, R.	42
The Attitude toward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in Europ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Merz, Eva-M. Liefbroer, A. C.	57

· Love and Sex ·

Measuring Lov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 Meta-Analysis	Graham, J. M.	71
Development of the Attitudes About Romance and Mate Selection Scale		
Cobb, N. P. Larson, J. H. Watson, W. L.		87
Mate Availability and Women's Sexual Experiences in China		
Trent , K. South, S. J.		101
The Tempo of Sexual Activity and Later Relationship Quality		
Sassler, S. Addo , F. R. Lichten, D. T.		113
 ·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		
Reviews and Prospects of Dual-Model-Research on Chinese Filial Piety		
Yeh, K.		129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Guo, M. Chi, I. Silverstein, M.		153
Parent-Child Coresidence: Who Moves in With Whom and for Whose Needs?		
Smits, A. Van Gaalen, R. I. Mulder, C. H.		166
Older Parents Providing Child Care for Adult Children: Does It Pay Off?		
Geurts , T. Poortman, A. R. Van Tilburg, T. G.		176
Bringing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y Mothers Matter		
Beller, E.		188
I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ing a "Matrilineal Tilt?": Gender, Family Structures and Financial Transfers to Adult Children		
Clark, S. Kenney, C.		203
 · Social Gender ·		
Institutional and Demographic Explanations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18 OECD Countries, 1975 – 1999		
Nieuwenhuis, R. Need, A. Van Der Kolk, H.		221
Who Does More Housework: Rich or Poor? A Comparison of 33 Countries		
Heisig, J. P.		233
 · Information Guidance ·		
Latest Contents of American <i>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i>		
Appendices		253
		265

学 科 建 设

从实际出发，加强家庭 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 杨善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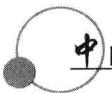
笔者在 2008 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毋庸讳言，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会有它的高潮和低谷，在经历了最初二十年的繁荣之后，家庭社会学现在也正处在它的低潮阶段”。根据徐安琪的统计，2005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所立项的 1 194 个课题中，与家庭婚姻有关的仅占 0.3%；高等院校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大多至今尚无家庭社会学方面的授课老师或不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全国无一大学设立独立的家庭教研室或家庭研究中心；至今没有一本婚姻家庭研究的专业杂志。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家庭社会学自然排不到类似农村社会学这样的中心位置，因为即使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看，家庭问题也不像中国的“三农”问题那样具有一种紧迫性和广泛性。由于家庭婚姻问题通常都由妇联系统在应对，在一般政府官员、传媒或者普通平民的眼睛里，这是“婆婆妈妈”的问题，顶多是有新闻价值，很少会去想其背后的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进入家庭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社会学研究人员，都已经差不多届满退休年龄，已经或即将退出研究第一线，因此，专业研究人员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为此，要加强家庭社会学未来的学科建设，我们首先要直面这样一个局面。笔者认为，改变这样的局面需要我们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一、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机构设置

毛泽东当年曾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①因此，加强家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1401 页。



庭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关键也在于人。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恢复与重建后的第一支家庭社会学的研究队伍,应该说是在经验研究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并不断提高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参与了“五城市家庭研究”等重大课题,并在之后的实践中始终以浓厚的学术兴趣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去从事经验研究,探寻中国城乡家庭变迁的规律。因此,浓厚的学术兴趣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家庭社会学人才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目前在中国大陆家庭社会学领域中做出一些成绩的研究人员,无一不是在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诸多诱惑时,靠坚定自己的学术信念和勤奋耕耘,不断增厚自己的学术积累才收获成功的。

因此,要改变家庭社会学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吸引更多的社会学研究人员进入家庭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首先是要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为家庭社会学的“新军”争取到更多的实践和提高的机会。像“五城市家庭研究”这样的国家重点课题,曾是当年凝聚各地家庭社会学研究力量的一种成功形式,现在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通过合作课题将一些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联合起来,打开他们的眼界和视野,提升他们的研究质量,从而能产生一批质量相对较高的成果,增加在学术杂志上的发表率并可进一步攒成学术专著出版。

其次,是将专题学术研讨会固定化、制度化。家庭社会学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其实也差不多每年都有,现在可以考虑与大型合作课题的结合,增加学术研讨的频度,将此作为一个研讨平台,通过这样的交流和互动来启迪与活跃家庭社会学“新军”乃至中坚骨干的思想,提升研究的水平。

从家庭社会学在社会学这个大学科中的地位来看,专业研究人员不在多,而在精。如果在未来 10 年到 20 年,中国大陆的家庭社会学能有一支有战斗力、能独立承担教学与研究任务的几十人的队伍,并能保持它的稳定,家庭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再次,就是机构建设。应该说,比起人才培养来,机构设置是一项更重要也更艰巨的工作。因为只有设立专门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机构,才能够获得一个相应的平台,并依托这个平台去争取资源,进而推进家庭社会学的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只有获得更多的资源,培养专门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人才并留住这样的人才才有可能。

其实,在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时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已经设立了婚姻家庭研究室^①,现在只要这样的机构还在,就是让它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

^① 马有才:“婚姻家庭研究十年概述”,《社会学研究》1989 年第 4 期。

• 从实际出发,加强家庭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

当然,这需要对已有的家庭社会学的专业研究人员进行合理的配置,并有一个长远的计划。而从家庭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一个分支学科 30 年的发展途径来看,我们所缺的也是一种长期的筹划。当然,这种长期的筹划需要一个能将全国的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的、能起协调作用的机构来承担,这也是机构设置的关键性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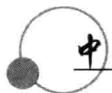
二、继续借鉴国内外家庭 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纵观过去 30 年,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得益于我们国家所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得以和国外社会学界的学者进行交流,了解到他们作经验研究的一系列规范和方法,同时也可以请国外的专家对国内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科研的人员进行培训。家庭社会学自起步开始,就大致与国际上这一方面的发展保持同步。由于国内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的努力,现在我们在软件应用、误差控制和统计分析等方面都可以达到和国际对话的水平。而且,随着一次一次调查资料的积累,我们在家庭社会学研究方面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规模和规范化的数据库,这不仅可以作为今后深入研究的基础,也可以给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由于学科的特点,中国大陆的家庭社会学自重建以来,一直关注宏观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对家庭制度变迁的影响。这就势必要借鉴国外有关家庭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国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都对家庭社会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1987 年,由雷洁琼教授负责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课题组在实施该课题时就试图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作为社会变迁影响家庭的一个突破口,进而全面考察农村家庭于此之后在婚姻、家庭功能、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诸方面发生的变化,以达到对农村家庭演变规律的认识,显然,这一假设就是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在借鉴国外有关家庭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中国的家庭社会学研究人员也注意吸收国内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来提升研究层次。比如对作为家庭变迁前提的城乡社会变迁的特征的把握,就很明显借鉴了国内对城乡社会结构所做的研究成果。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和其他分支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

上述阐述已经表明了这种借鉴对家庭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的意义。所以,未来家庭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仍要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来接纳国内外社会学理论与方



法的新发展、新思想与新经验。

三、简单的结语

自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恢复和重建之后，家庭社会学也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路程。虽然在已经走过的30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展望未来，我们依旧任重道远。从目前国际上的情况看，家庭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美国众多大学已经开始设立家庭科学系，开设多学科专业课程，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婚姻与家庭杂志》、《家庭关系》、《家庭问题》、《婚姻与家庭评论》等都是跨学科的学术刊物。这点我们目前暂时还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平台，它可以是一个杂志也可以是一个机构，以便专门来做这个事情：了解国外家庭研究的最新动态，扩大和国外家庭社会学和家庭研究学者的交流，以推动我们自己的家庭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家庭社会学究其本质，是一门经验的学科。综观过去，通过经验研究来认识和把握社会转型期家庭变迁的规律是家庭社会学30年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也仍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取得了通过家庭的日常生活来考察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与家庭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获得对社会变迁下家庭制度的变迁机制的认识的经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仍有待于丰富和完善。组织大型的家庭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并以此来整合已有的科研队伍，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水平也是以往的成功经验，它既可以打出“拳头”产品，也可以达到锻炼队伍的目的。在未来的实践中，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这样的做法，以提高家庭社会学的总体研究水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家庭研究的主义与问题

● 吴小英

自社会学恢复重建 30 年来,家庭研究曾一度有过繁荣时期,涉猎了婚姻家庭内外众多丰富的研究主题,完成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共同体圈子。然而,经历最初的安身立命阶段之后,家庭研究似乎陷入了某种发展的瓶颈阶段,一直游离于社会学的边缘地带,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无法对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所遭遇的种种挑战和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这一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本文在回顾家庭研究 30 年流变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家庭研究的主义与问题之争寻找可能的答案。

一、家庭研究 30 年简要回顾

从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来看,家庭研究 30 年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前 10 年,也就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初,这一阶段可称为家庭研究的繁盛时期。当时刚刚经历“文革”创伤的中国社会意欲走出过往的政治阴影,倡导回归人性和自然。因此,婚姻家庭问题不仅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成为社会研究领域结束泛意识形态化倾向、追索真问题、主张学术走向科学化的一个切入点。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国家资金的支持下开展了多项全国性的以婚姻家庭为主题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包括后来学界简称的“五城市调查”、“七城市调查”、“十四省市农村调查”等,时间横跨 80~90 年代上半叶,其中国家重点课题“我国城市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五城市家庭研究”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可见来自官方的支持力度不一般。并相继出版了多本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调查研究经验。与此同时,在课题合作中家庭研究

的学者队伍和研究共同体初具规模,各类家庭研究机构以及各级婚姻家庭研究会纷纷成立^①,使得家庭社会学成为社会学学科建制中恢复较早的一个分支。此外,学者们还跟国内相关机构和媒体形成密切的合作互动,与海外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相当活跃。所有这些,都为家庭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受当时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总体水平的限制,家庭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方法上看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数研究仍停留于一般描述性而缺乏深入分析,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不够,研究者所受的学科训练以及知识结构也参差不齐,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脉络来看,当年热闹非凡的研究并未能为学科自身撑起足够坚实的框架,这也为未来家庭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第二阶段: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二个10年,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可称为家庭研究的相对沉寂期。当时中国社会正遭遇市场化转型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带来的系列问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下岗失业、人口流动等新现象的出现,社会分层和流动、“三农”研究、农民工问题、企业劳资关系、收入分配问题等成为社会学中的新热点,而婚姻家庭研究总体上出现了分化和衰退的局面。与此同时,西方女性主义的传入,使得女性和性别研究空前火热。家庭研究和妇女研究在国内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学者因此离开沉寂的家庭研究舞台,转向更加热闹、更有资源、更具理论和方法导向的性别研究领域。

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家庭研究从学术资源获得、从业者队伍、研究成果、社会影响力等各方面来说都呈现出弱化趋势,较少得到社会的关注,在社会学学科中的位置也更加无声无息和边缘化。然而,由于社会学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带动,家庭研究在专业化、规范化等方面较以前有很大改善。恰恰在这个阶段,一些硕果仅存的家庭研究学者凭着在独生子女、代际关系、婚姻质量与夫妻权力、转型期家庭变迁等主题所做的研究在社会学中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由于研究主题相对狭窄,更多局限于婚姻家庭内部的传统议题,与社会学主流之间有一定的脱离倾向。

第三阶段: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三个10年,也就是从21世纪初~2010年左右,这一阶段可称为家庭研究的复苏时期。在过去这10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①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10月6日,是全国妇联主管的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区的国家级研究社团,旗下有会刊《婚姻与家庭》杂志,其早期曾偏重于学术(且不论学术水平),但在市场冲击下日渐更偏向通俗,之后完全放弃了学术。成立于1983年的家庭婚姻研究室,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最早成立的研究室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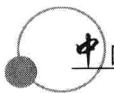
长的神话逐渐难以持续,社会保障出现供给不足,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冲突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不公平感日益严重。处在这个不确定性的家庭同样饱受牵累,一方面它成为人们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避风港,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变得脆弱和自身难保。因此,家庭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重新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①。

国内社会学也因此迎来了自己的时代,研究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许多学者在追求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同时,开始探寻符合中国本土经验的研究模式和解释框架。家庭研究在这一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并表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特点。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参与其中的研究者并不一定都具有家庭社会学的自我认同,而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背景和价值立场,从不同视角觉察到社会变迁所伴生的家庭问题及其困境。对家庭问题以及解决之道的热衷,从个体经验、到媒体热点、再传染到学界,并迅速点燃了与这个时代的变迁脉络相关联的许多敏感点,如婚姻法及司法解释、房产和税收政策、家庭养老和孝道、独生子女与早教、婚姻与出轨、相亲和剩女、“临时家庭”及家庭模式多样化等种种家庭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争议。来自经济学、法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性别研究等不同学科领域和知识结构的学者成为家庭研究这一松散共同体中的常驻者或者过客,多学科、多视野的融合成为这一阶段家庭研究复苏的重要特点之一。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2007年7月开始筹备、2008年9月完成、2009年4月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它意味着家庭研究在社会学学科内部主流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意味着一个凝聚多学科、跨地域研究力量的家庭研究共同体和海内外同仁学术交流平台业已形成^②。然而,即便如此,家庭研究在社会学整个学科中依然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研究资金匮乏、人才队伍后继乏人、研究成果影响力仅仅局限于狭小的同仁圈子,远未能满足扑面而来的市场和大众需求。凡此种种,都使得家庭研究与社会学的核心圈之间始终存在难以逾越的距离,也使家庭研究共同体游离于学科边缘地带,得不到同行足够的认可和支持。

① 从过去几年中大众媒体和网络上有关婚姻、情感、家庭纠纷等信息和节目的火爆,可以看出大众对于家庭问题关注的热烈程度,以及相关研究的社会需求之澎湃。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的徐安琪研究员及由她所率领的团队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自2006年5月家庭研究中心成立及其学术网站“中国家庭研究网”开通以来,家庭研究力量的凝聚以及同仁之间沟通平台的搭建已在进行当中,网络版电子刊物《家庭研究通讯》至今已经出版了20多期,成为家庭研究领域前沿信息和最新动态的一个宝贵展示平台。



二、家庭研究的现状与瓶颈

家庭研究虽曾有过繁荣,但是现阶段最能描述其特点的,就是处在一种不温不火、难以上升的瓶颈阶段。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社会变迁大背景和社会学外部小环境的影响之外,来自其自身的研究传统和取向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我将之归结为家庭研究的主义与问题。

纵观家庭研究 30 年的流变,可以看到其研究大多遵循着热点问题的走向和线索,而忽略了背后的主义和理论取向的探究。问题导向既为第一阶段家庭研究的合法化和主流化创造了条件,也为第二阶段家庭研究的沉寂和分化提供了依据,同时又为第三阶段家庭研究的重新复苏找到了机会。

然而,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其独特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效度。家庭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创时期的学术意义,是其开启了私人生活的公共研究视角,为学界的去意识形态化、为社会学领域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之路找到了一个样本。但由于理论储备明显不足,随着社会热点问题发生转移,社会学本身学科化和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家庭研究很快显现出学术上的底气不足,逐渐沦为被主流所忽视的家庭内部婆婆妈妈的絮叨^①,使得研究本身局限于圈内人的狭小共同体,发展空间受到极大约束,离社会学主流所关注的问题甚远,进而陷入某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21 世纪以来,随着家庭问题的重新热门和家庭研究的逐步复苏,这一领域的研究主题得到极大的丰富,研究空间变得开阔起来。与家庭相关的碎片化的问题,散见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者的研究当中。经济学、法学等主流学科或学者的加入或客串讨论,给家庭问题和研究带来了新视野。与此同时,接受不同知识结构训练、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的加入,也给家庭研究共同体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即便是聚拢在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旗下的研究者,也是一个松散的共同体,他们之间并未在研究范式和主题等方面达成共识。许多做家庭研究的学者不一定加入家庭社会学的专业共同体,或者有些做出家庭问题相关成果的学者,并不认同自己是家庭研究学者。这种状态从学科自身发展来说并

^①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私领域的日常生活的记录和絮叨,在社会学中并非无意义,反而成为近年来社会研究中被广泛推崇的方法新时尚。然而,这种田野方法在国内社会学界并非主流,何况如何从琐碎中挖掘出所谓重大议题、提升出具有普遍性的学理意义,其中的奥妙并没有为大多数学界同仁所掌握。这种方法和议题上的弱势也成为家庭研究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